



【编者的话】

四月是美国的“诗歌月”。每年这个时候，乍暖还寒的北美大地会刮起一阵诗歌“旋风”。为了培养儿童对诗歌的兴趣，从中小学教育机构，到报刊杂志，乃至社会名流，全社会都在谈论“诗歌”这一话题。中国韵文，尤其是唐诗宋词，作为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含义隽永，也曾盛及街头巷尾，以至洛阳纸贵。而如今，诗歌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基础教育中传统文学的缺席使得我们对那些用韵精妙，引典考究，立意高远的古诗欣赏无力。现代白话诗的发展又几乎在 80 年代的辉煌中原地踏步，佳作寥寥。本期一五十一周刊想和你聊聊诗歌为什么重要这个话题，“四月，让我们来读诗”。

学者吴灏的《美国诗歌月》，是对起源于 1996 年美国诗人学院的“诗歌月”的一个简单介绍。对于美国人为何如此重视诗歌，他认为“国家实力很重要，但理解和控制这一实力的精神同样重要，当实力将人引向傲慢时，诗歌为他重温了人的局限。”

诗人杰恩·帕里尼在《诗歌为什么重要》一文中，表达了教育民主化，信息流动加速的背景下，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的担忧。然而他认为，“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诗歌塑造人的思想，活跃人的精神，反映了庞大的内心世界。学者吴灏的《美国诗歌月，老杜风骚年》借着布罗茨基的建议：吟诗养成读书好品味，推荐了几位值得多读的中国古代诗人。他导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并发出“此诗吟毕，真的很多书可以抛掉了”的感叹。作家崔卫平的《海子神话》，通过分析海子的诗歌，尝试揭示海子诗歌中人们共同分享的某种原型和话语，以及诗歌作为独特的载体所表达的个人情感与态度。

曾经有人说过，真相与诗，都是极权最大的恐惧。诗人林贤治的《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记叙了建国来中国的两次大型诗歌运动。他认为中国的诗歌运动，“明显地属于政治运动，而这样的诗歌运动主要的影响却是社会性的”。而丧失自由精神的诗歌，不成其为诗歌。诗人廖伟棠在《把诗歌还给政治》一文中指出，诗歌的美不仅仅表现为“风花雪月或内心之美”，诗人无法与政治保持距离。诗歌应该把政治内化于坐言起行的环境，诗的力量治疗极权社会的记忆。

同时，为了照应“读诗”的话题，我们在每篇文章后都附上了两篇相关的诗歌阅读，愿您读来喜欢。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十一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1
【源】	4
6-1 吴澧：美国诗歌月	4
【因】	8
6-2 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	8
6-3 吴澧：美国诗歌月，老杜风骚年	13
6-4 崔卫平：海子神话	20
【意】	27
6-5 林贤治：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27
6-6 廖伟棠：把诗歌还给政治	39
【FMN 新闻】	44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源】

6-1 吴澄：美国诗歌月

“‘全民诗歌月’的主要活动，是向中小学免费赠送诗歌教学材料，培养儿童对诗歌的兴趣。这样的努力，再加好莱坞电影人的鼓吹，似乎有点效果。比如，美国每年年底的盖洛普调查，‘十大最可敬之人’，曾为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的诗人玛雅·安杰洛，总在女子组名单上。”



诗人艾略特曾在《荒原》一诗中声称：“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北美的4月，正是冬寒与春花争锋的季节。计划上公园看樱花，却被突袭而来的大雪锁在屋内。古人遥想某位望郎归的女子，说是“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人们这时望春归的无奈心境，也就是“雪冻樱花”了。为了减轻这份残酷，美国诗人学院从1996年起，将4月定为“全民诗歌月”，让诗歌来调解冬眠与春萌间的心潮。

每年的诗歌月，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总要举行诗歌捐赠晚会。当晚名流云集，不少好莱坞明星还从洛杉矶赶来。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是铁定出席的。她曾多次在电影里诵读诗歌，可算诗歌的大众媒介传播大使。予人印象较深的，有在《苏菲的选择》里念着狄金森的“建造一张宽大的床”，在床上睡向死亡；还有她在《廊桥遗梦》里吟起叶芝的《漫游者安格斯之歌》，以此比拟那位风般不羁的稀客，并与之堕入婚外真情。

《廊桥遗梦》的导演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个老牛仔，在他导演的另一部电影《百万宝贝》里演一个拳击教练，口袋里却总是插着一本叶芝诗集。他还给瘫痪在床的女拳击手念叶芝的《茵那斯弗利岛》——笔者但愿在国产影视里也能见到这样的镜头：在生命的关口，不是讲那类到处可用的套话，什么“好同志你要坚持，党和人民非常关心你，书记亲自看你来了”，而是念一首恰当其情的好诗。在这首《茵那斯弗利岛》（叶芝出生地的一个湖中小岛）里，诗人和女拳击手一样，不畏艰难地要（去岛上）为自己开创另一种生活。

“全民诗歌月”的主要活动，是向中小学免费赠送诗歌教学材料，培养儿童对诗歌的兴趣。这样的努力，再加好莱坞电影人的鼓吹，似乎有点效果。比如，美国每年年底的盖洛普调查，“十大最可敬之人”，曾为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的诗人玛雅·安杰洛，总在女子组名单上。

按“中国模式”来推想，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早该是全民信奉的金科玉律。他们哪来的心思和时间，居然还会阅读诗歌？美国总统肯尼迪悼念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上的讲话（1963 年），或许可以说明一二。他说：“我们的国家实力很重要，但理解和控制这一实力的精神同样重要，这就是佛罗斯特的特殊意义。……诗人对人类行为的悲剧感，强制他反对自我欺骗和廉价安慰。……佛洛斯特整合了诗歌和实力，因为他视诗歌为实力逃离自身的途径。当实力将人引向傲慢时，诗歌为他重温了人的局限。”

如果诗歌有幸为小布什总统重温人的局限——比如叶芝的《茵纳斯弗利岛》，诗人最后还是只能在灰暗的人行道，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或许他在决定入侵伊拉克时会想一想：美国人是否真有能力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总统或许实力太大，他要傲慢，谁也没办法。不过美国确实有不少诗人经理，他们说诗歌让他们在纷繁的商业世界里，保持一种情绪的清明，从而做出较好的业务判断，同时也得以欣赏生活中的简单乐趣。

美国前桂冠诗人泰德·库舍，就担任过保险公司的主管。整天计算利润底线的同时，他也出版了十来本诗集。别人大概在飞机上回想谈判得失，或兴奋或沮丧，库舍却在《夜航》一诗中仰望星空。但他又调侃说，其实下面人间“星云”更密。不过这或许是人类出于恐惧的徒劳。50 亿英里（科学上讲，这距离其实不够）之外，一个星系熄灭了；感受到这一毁灭的冲击，一名农夫开亮了灯，守护他的牛棚和谷仓——他那小小的世界。整个城市或许都是如此。库舍在人类“巧夺天工”的现代化成就里看到了人的局限，表达在诗歌的婉转中。

诗歌提醒人的局限，诗歌当然本身也有局限。诗歌可以滋润心灵，但诗歌不是万能灵药。这一阵在审判的前证监会副主席、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据说《神州颂》是由他“作曲”的。但他也收受贿赂 1200 万元，这还仅是起诉的数字。不过，也可以猜想，如果换个体制，王益或许不写什么《神州颂》，而是通过诗歌剖析自己的灵魂、被诗歌拯救也难说。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http://magazine.caixin.com/2010-04-16/100136086.html>）

【拓展阅读】

茵纳斯弗利岛

叶芝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坐着，树荫下蜂群嗡嗡唱。

我就会得到宁静，它徐徐下降，
从早晨的面纱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 译）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聂鲁达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
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

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像我灵魂，一只梦的蝴蝶，
你如同忧郁这个字。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
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鸽悲鸣的蝴蝶。
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

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

并且让我借你的沉默与你说话，
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
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遥远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李宗荣 译）

[【返回目录】](#)

【因】

6-2 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

（吴万伟 译）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庞德（Ezra Pound）、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

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是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会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 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让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精神生活的迹象。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文字显示自然事实：“岩石、河流、小鸟、云彩”。跳跃出现在第二个命题，假设一个精神世界。我认为，人们可以在这里超越精神性的传统概念，承认一个深刻的内在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管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到了杰拉尔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诗行：“啊，思想啊，思想时有山和瀑布的悬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测。”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它们，充满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严。那是人们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领域。最后自然变成了爱默生的“精神的象征”，诗歌本身体现了那个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庞大的内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语占满了空间，为个人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我不能离开诗歌而生活。它帮助我生活得更具体、更深刻。它塑造了我的思想，活跃了我的精神，为我提供了忍受生活的新方式（这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甚至让我能够享受生活。

（杰恩·帕里尼，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2008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

【拓展阅读】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

里尔克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是？——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象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冯至 译）

哦．船长，我的船长！

惠特曼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哦，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请听听这钟声，
起来，——旌旗，为你招展——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岸上挤满了人群——为你，无数花束、彩带、花环。
为你，熙攘的群众在呼唤，转动着多少殷切的脸。
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你头颅下边是我的手臂！
这是甲板上的一场梦啊，
你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我们的船长不作回答，他的双唇惨白、寂静，
我的父亲不能感觉我的手臂，他已没有脉搏、没有生命，
我们的船已安全抛锚碇泊，航行已完成，已告终，
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欢呼，哦，海岸！轰鸣，哦，洪钟！
可是，我却轻移悲伤的步履，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江枫 译）

[【返回目录】](#)

6-3 吴澄：美国诗歌月，老杜风骚年

“我国传统是‘诗言志’，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年，俄英双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原为苏联诗人，当时流亡美国）应邀去欧洲一家书展演讲。他提了一个微妙问题：书海无涯，人生苦短，所以书要挑好的读，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好书？自我摸索，自养品味？只怕费了老大力气，到死还捧着《于丹〈论语〉心得》。相信专家推荐？你怎么知道那些鬼蛾专家真有眼光？

布罗茨基说：其实有一条捷径，保证你养成读书好品味。——老农补充：而且有中学程度就够了。捷径在哪里？估计读这博客的聪明网友已经猜到：吟诗。

布罗茨基认为，这条捷径，其实是通向文字好品味的唯一道路。花一个暑假，把百年来最著名母语诗人通读一遍。他建议留点距离，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也就五、六本集子。诗是纪律严格的散文训练师，丰富而强烈的感情，被压缩在精练形式中。读过几家名诗人，再拿起一本书来，翻了两页，那书啪的掉地上了。要是仍然读得下去，布罗茨基称作者必有可观之处。

然后布罗茨基一语一语地建议：如果母语是英语，就读罗伯特·佛洛斯特、汤姆斯·哈代、YB·叶芝、TS·艾略特和 WH·奥登等；如果是法语，就读谁谁；西班牙语又读谁谁，等等。大概因为是欧洲的书展，布罗茨基没有提到中文。他老先生已经在 1996 年去世，这一缺憾，只能由老农来填补啦。

但这里有个困难。布罗茨基是在 1988 年作的演讲，当时，中国当代诗歌在西方已有翻译出版。据说，他觉得这些诗独创性不够。我们读北岛三十余年前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至今共鸣强烈。只是本文还是梦回前朝吧，一则尊重逝者，二则古诗训练文字，确实纪律更严格。

如果在古诗人里选一个最伟大的，按红朝习性，李白派和杜甫派肯定打内战，那就要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如果选十个最伟大的，估计后面几把椅子也会吵得不可开交，仅次于争执局肠胃卡位战。不过，要是只选五位，大部分人应该能够接受右边名单：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

在这美国诗歌月（四月）里，这几位古诗人，特别值得读一读。

老农中学程度，从中学语文课本看，陶渊明似乎不及白居易——教师讲《琵琶行》肯定更有发挥。但行家对陶渊明评价很高。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扩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叶嘉莹先生进一步强调这个“醇”字：“在中国所有的旧诗人中，如果以人与诗之质地的真淳莹澈而言，自当推陶渊明为第一位作者”。海外汉学家里，陶渊明也很受重视。近几年来，美国汉学界三位新星，田晓菲、田菱（Wendy Swartz）和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各写了一部陶渊明专著（三人姓名按出书顺序排列）。阿什莫尔那本前年刚出版。

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版本整理和字词源流的工夫下得很细。要论对细节的注意，农业民族确实不如工业民族。不过他们的结论，有时令阿中中忍俊不禁。陶渊明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当他写下“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样的句子时，他不但是援引古老的权威，同时也在挑战读者对典籍的理解，从而阅读过程也是某种文化趣味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文成语“以文会友”就是这意思嘛。对诗，行酒令，猜谜，里面典故一大堆。能听懂的是朋友，听不懂则是伧夫白丁。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笨笨老农要算识相低调了，也经常宣称读农文必须具备中学程度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方面，喜爱陶渊明的读者，都应该为陶诗在美国汉学界大放异彩而大声喝彩。

说起来，老农喜爱陶渊明，或许潜意识里有阶级偏见的影响。五大诗人里，只有陶渊明是老农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五首之三）——真正是鸡鸣干到满天星。“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之二）——农话之外，全是杂言废话。试跟杜甫比比：老农好意请他喝酒，“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他却说老农“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称赞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是农家低贱眼睛从未见过的好官。然后杜甫把诗寄给严武讨赏钱去了。

虽有阶级亲，今年恰逢老杜诞辰一千三百周年，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今天不读陶诗读杜诗。

（嗨哟，擦汗。拐了这个大个弯儿，才转到正主儿。老农啊，您下回再这么绕圈子吹牛，能不能扛张床来，让累了的读者打个盹？）

当盛唐的诗人，按文学史常规要造上一代的反、要改变隋末和初唐的靡丽纤巧诗风时，他们找到的历史典范，陶渊明正是其一。他影响了王维、杜甫等盛唐诗人，这些诗人又影响了此后所有的诗人。只是中国人历来官本位，陶渊明仅在家乡附近彭泽县做了八十天县令，即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而辞官，后世却一直“尊称”他为“陶彭泽”、“陶令”，真真令人气结。杜甫也是如此“尊重”陶渊明的。要到晚年，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他才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觉得自己可以和陶渊明、谢灵运平起平坐谈诗论道了。不过，老杜最得陶诗神韵一首诗，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赠卫八处士》，却是写在中年。

赠卫八处士

杜 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这首诗“古趣盎然，少陵别调”。这个杜甫之前的“古”，愚意以为，大概落实在陶渊明身上。

《赠卫八处士》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是年老杜四十七岁。上一年，杜甫因上疏反对房琯罢相，自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房琯本是朝中重臣。安史之乱，他携玄宗圣旨从四川至（宁夏）灵武，册封太子李亨为帝，即肃宗。但他率兵反攻长安，食古不化，学战国用牛拉战车。对方举火一吓，人畜大乱，官军大败。杜甫有《悲陈陶》诗悼此战：“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房琯应被追责。但战乱兼贬职，老杜心情可想而知。他从洛阳回华州，途中拜访了旧友卫八处士。这是整首诗的背景。

我国传统是“诗言志”，诗人常常在诗里高调自我标榜：我忧国忧民啊我怀才见弃啊我有弥天大愁。这是屈原和李白的强项，杜甫和苏轼也不遑多让，不过李、苏相对洒脱。但诗歌在传统里又有人际交流功能，赠诗也是表示友情，有些诗人也会写成与人对话。陶渊明的五言诗，有着特别强烈的直诉读者之感。这一修辞特色，英语文学评论称之为 *apostrophe*（呼语）。这是希腊词根的术语，原意指演讲者的言辞从面对观众转为面对某一个体，比如，向上苍神祇呼吁。诗人自我标榜，读者需要换位思考，将自己代入诗人的角色，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诗人情绪。直诉读者，诗人则似乎扛了一张床来，让读者斜躺着聆听，心理上就觉得很亲切。《赠卫八处士》正是这样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念 *shēn*）商两星，一星升则一星沉，彼此不照面。古诗中运用，常有前密后疏对照之意。如蔡琰《胡笳十八拍》：“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又如曹植《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若商与参”。老杜说，昔日的朋友，一旦因某种原因分离，动辄就有如参与商，再也见不着面了。今夜之后，不知何时方能再次“共此灯烛光”？何况我们都老了，说起旧日交游，一半已经去世，还剩多少时间留给再次相遇的机会？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很逗，下句天真地颠覆了上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称“稚子候门”为载欣载奔回家时的一大乐。小孩子该来开门的。但父执是父亲之友，是长辈，《礼记·曲礼》曰：“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旧规矩敬父亲之友如敬父（现在当然是孩子躲在自己房里玩手机，管他来的什么客人）。处士为隐逸者，大概平时很少有杜甫这样的朋友，小孩子就忍不住好奇心了，很不敬地张嘴先问。处士或许觉得孩子坏了礼貌，“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端盘子去，别打岔，大人有一大堆话要讲呢。仔细想来，*visualize* 一下，这场景里有很多童趣，很多慈爱。

有评家曾指出，孩子对话和接着的晚餐，很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味道：桃花源里的人们不论老幼，“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注意杜甫诗中也用了“怡然”两字。

处士家的日子很简单，“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诗中未提处士之妻，杜甫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确实不熟，但饭菜自然是她做的。菜是春天头茬韭菜，带着雨中割来的新鲜，大概就吃在当今四月的时候。饭是大米混小米。“间”为揉合之意。“黄粱”为黄色小米，那时指香味特浓的一个品种。食物虽然简单，在这战乱时期，却有着难得的安宁家庭的温馨自然。

朱光潜先生说的杜甫“扩大多变化”，通常理解为老杜善写各种题材并善用各种体裁。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杜甫和那些习惯于一诗一情绪的同辈诗人不同，他能够“轻易”地在一诗之中转换情绪。《赠卫八处士》的头尾都很沉重，这中间几句却带着欢快，甚至有点幽默。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云：“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漫长冬日终于过去，春天就着头茬新菜喝酒，本是乡村隐逸之大乐。但杜甫和处士在当时大背景下，难免心事重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虽说这酒，大概如陶渊明所言，“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仅是度数不高的米酒，“秫”在这里指酿酒的粘稻。但连喝十杯（当然，对古诗里的数学不能太认真）而不醉，可见情绪很亢奋，也不完全是容易喝醉的借酒浇愁。家国之忧，偶遇之喜，离别之痛，统统交织在一起了。

结尾回到开头的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明天，诗人就要向西翻越华山。但将要隔着这对朋友的，又岂止一座华岳？该年秋天，杜甫就要南下入蜀，自此长别中原。诗人在处士家的温柔烛光里，还料不到今后茫茫行程，却已一语成谶，从此永为参商。

这首诗，至今读来，浅显而不需注解。即使不知“参商”、“黄梁”之意，网上一查，就能解决。这卫八处士，不知何人，想来也跟老农差不多。要说没文化，倒不是，也算吟诗识字；要说有文化，更不是，中学程度而已。至多是英文碰巧有英国中学程度，可以去布罗茨基那里借点牛皮。所以杜甫不能跟处士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奔走献诗。隐逸之人，对朝廷的事，也许不那么关心，所以杜甫不必讲“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那些贼军攻陷长安时的经历。去除了这些惯常内容，换个人，大概就要笔下枯槁。但杜甫毕竟是集大成的天才诗人，他居然能干脆退到质朴平易，写了一首直诉读者的陶式直白，写出了突破己规的“少陵别调”。

不能说这首诗里挑战读者理解典籍之处一点没有，但伧夫白丁应该也能被《赠卫八处士》所打动。毕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唐代市民社会的发达，文学观将发生相应变化。杜甫之后某一天，白居易将在《与元九书》中得意宣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剥去旧时代读书人所关心的朝廷和政治，《赠卫八处士》只谈友情。这古老农业社会的友情，今日已经显得神秘。没有燕窝鱼翅的奢华，没有礼品红包的润滑，没有卡拉OK的喧哗，没有意识形态的粘结或分化，两个早已过了天真少壮之时的中年人，怎么可能？

这是一种逝去的人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卫八处士，千载相知。

此诗吟毕，真的很多书可以抛掉了。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http://wuli.blog.caixin.com/archives/39499>）

【拓展阅读】

我体内的魔鬼

茨维塔耶娃

我体内的魔鬼没有死去，
他活着，活得很好。
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

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
出口由刀斧组成。
（“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
演员夸夸其谈。）

那个蹒跚的小丑
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在肉体中仿佛享有荣耀，
在肉体中好似身穿官制袍服。

愿你活到永恒！
珍惜你的寿命。
唯独骨子里的诗人
如同生活在谎言中。

不，我雄辩的兄弟，
我们已不会有多少趣事。
在肉体中就像身披
父亲的睡服

我们配得上更好的事物。
我们枯萎在温情中。
在肉体内如同圈进牛栏，
在自我中好似身处锅炉。

奇迹在消逝
我们不去认领。
在肉体中仿佛落进沼泽。
在肉体中好似埋入地窖。

在肉体内仿佛就是在最遥远的
流放中。它在枯萎。
在肉体内如同身陷一个秘密。
在肉体内就仿佛卡在一张

铁面具的钳中。

（绿豆 译）

人，诗意的栖居

荷尔德林

当生命充满艰辛，人
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
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
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昭著？
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诗意地，
人栖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为神明影像的人
更为明澈纯洁？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Dashan 译）

[【返回目录】](#)

6-4 崔卫平：海子神话

“在脱离了现实的约束和羁绊之后，个人如何在一个主观的想像的情境中发展，如何自我分离、分裂直到断裂，这就是海子给予人们所提供的另一原型。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诗歌中支离破碎的人和世界的图景，乃到支离破碎的文法、句法，的确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神话。”



在当今诗坛上，海子作为一个巨大的神话的存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有人将这称之为“现代造神运动”，然而实际上，“神”是无法被造出来的，它总是基于人们共同分享的某种悟性。如果一种东西被看作“神话”，除了其中所带有的神秘、神圣的色彩，必然是由于它提供了某些“原型”，这些“原型”成了不同地点、不同文层次的人们所享有的共同话语。因此，揭示海子诗歌中所建立的那些原型，是揭开这个神话的客观态度，也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一、拒绝渗透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与现实相分离的意志，是对于现实的弃绝。追溯起来，这种分离是自“朦胧诗”开始的对于现实不信任、怀疑主义态度的进一步延伸。它甚至不再对现实产生任何兴趣，不再表示愤怒，而宁愿采取一种完全脱离的姿态，拒绝来自现实的一切消息，拒绝对现实做出任何反应：“把眼睛闭成两根绳索”（《但愿长醉不愿醒》）。这样一种执意的、不计后果的生存情绪，在海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反复出现的“睡”、“埋”、“沉”等这样一类动词意象。

而在九泉之下，黄色泉水之下 / 那个人睡得像南风 / 睡得像南风中的银子（《断头篇》）；

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孤独》）；

让诗人受伤 / 睡在四方（《青年医生梦中的处方：木桶》）；

两座村庄隔河而睡 / 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两座村庄》）；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 / 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麦地》）。

这种“睡”法，的确是少见的，它是一种意志，彻底封存的意志。这种封存的冲动还通过“尸体”这个意象来表现——那是我睡在大地上的感觉 / 用雪封住我的尸体（《土地》）。

与“睡”相媲美的，还有“埋”。比较起来，“埋”更进一步，它是一种“遁入”，遁入于地下，并一去不复返。

埋着猎人的山岗 / 是猎人生前唯一的粮食（《粮食》）；
我把包袱埋在果树下 / 我是在马厩里歌唱（《歌与哭》）；
这地上 / 有人理过羊骨 / 有人运过箱子、陶瓶和宝石（《歌：阳光打在地上》）；
亚洲铜，亚洲铜 /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 你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
背靠酒馆白墙的那个人 / 问起家乡的豆子地里埋葬的人（《泪水》）。

“埋”这个字还可以引起其他多样化的联想：失踪、密谋、冥界。海子的“埋”的意象，对后来其他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较起“睡”、“埋”来，“沉”这个动词显得有一种速度，一种自甘如此的决断——自沉。它更能表明某种自身灌注和自身同一。在很大程度上，“沉”的反复使用也是他最后结局的多次预演。

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起中午 / 那是我沉下海水的尸体（《我的窗户里埋着一只为你祝福的杯子》）；

于是他 / 一直穿过断岩之片、断鹿之血 / 笔直堕入地狱 / …… / 拖火的身体倒栽而下，轰轰填塞地狱（《断头篇》）；

王啊 / 他们昏昏沉沉地走着 / （肉体 and 诗下沉洞窟）；

我 / 如蜂巢 / 全身已下沉；

我在太阳中。不断沉沦不断沉溺 / 我在酒精中下沉……（《土地》）。

这的确是很奇特的，“睡”在地里，“埋”到地下，“沉”到地底下，仿佛地心深处总有一股力量拉着他下沉，使他复归到它们中间去，应该说，在这种弃绝现实的强烈冲动中，同时有一种自“渎”的成分，一种不惜以毁掉自己来毁掉地面、以对自身的诅咒来诅咒现实的要求。包括他为自己选择的死亡。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彻底否决、断绝的形象他经常提到“王”，所谓“王”的第一个含义便是这种坚固的、自我决断的意志：

“多少年之后我梦见自己在地狱作王”（《太阳、司仪》）。

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内，海子的诗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断绝联系的原型。

二、自我的分裂、断裂

任何意义上与现实的分离、分裂，最终都必然导致自我内部的分离和分裂，因为现实正是自我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个人游离于环境时，他内心不和谐的声音也变得清晰可闻。并且随着现实的身影在视线中的逐渐消失，越来越置于前景的便是这种自我的分离、分裂乃至断裂。

他是从 1984 年“寻根”开始踏上他的创作道路的（此前 1983 年他在北大毕业时油印了一本叫《小站》的小册子，署名“查海生”，那主要是些处于“朦胧诗”影响下的习作）。虽然那是一场民族性的广泛而深入的文学潮流，但它对海子的意义却是特殊的。在他那里，“根”意味着对日常事物的剥离、剥落，是日常的亮光消失，另一种黑暗升起：

根是一盏最黑最明的灯（《传说——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
夜里我把古老的根 / 背到地里去（《新漫游》）。

这里伴随着“根”的出现升起的“黑暗”，是海子内心分裂的第一个信号。“黑暗”是分裂的标志。客观地说，在诗中出现“黑暗”、“黑色”并不单单属于海子，而是属于与海子一道出现的那一批人，可以将他们称作“分裂的一代”；但像海子这样迷恋于分裂、于分裂中生长起来的却十分少有。分裂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所谓“实体”、“元素”。它们看上去像是“物的自体”，来自对象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海子得到了许多热烈的评价，说他能够跳出自身、克服抒情的主观性。其实，这基于一种对于“实体”夸大的和不正确的理解。“实体是什么？是分裂出去的主体。所谓‘自在之物’，说到底这乃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尼采），也就是说，是另一个“他者”的想像性主体。海子本人对于这一点便有过清醒的认识：“实体就是主体”，是主体沉默的核心，“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寻找对实体的接触》）。

因此，被人误解为存在于对象世界“实体”，其实乃是主体放进其中的一个“核”。

勃兰兑斯说：“浪漫主义者一味关心那个核，关注那个神秘的内在，他们刚一把它塞进去，就设法把它掏了出来。”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实体”，一种客观的制约和尺度，海子原本是可以避免个人内心的无限分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实体”恰恰是他自我分离和分裂的产物和标志。将它视作一种“可能性”无非是将不断的自我分裂视作一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子的创造力、想像力正源于这种自我的不断分裂，由分裂产生出新的自我、新的面貌。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内在的异己力量，它导致了海子诗歌中特殊的视角和独异的面貌。

1、“他者”的立场和视点。他的许多诗篇，我们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联系起来读，才能发现其中贯穿一致、更为深入的东西。如《北方门前》中“……她突然发现我。 / 她眯起眼睛

／她看得我浑身美丽”。更为著名的《答复》中：“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仿佛一根骷髅在我内心发出的微笑”，都有一个他者——“她”、“麦地”、“他”——的存在，并且“我”明显地感到从“他者”处反射来的目光，接受这个“他者”的质询。“麦地”则可以读作“他者”的一个象征，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是站在自己背后的另一个（或无数个）自我，是接受这个“他者”的自我质询并感到芒刺在背。包括那篇经常被人提起的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其中谈到：“河流是元素，像火一样，他在流逝，他有生死，有他的诞生和死亡。……要尊重元素和他的秘密”，都是这种“他者——一异在”立场的进一步体现。

2、无限生长的可能。这就是所谓浪漫主义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的冲动，即自我和自我分裂的冲动。由分裂产生出无数个“自我”，显示了“自我”的无穷生长的可能性：“我在地上，像四个方向一样／在相互交换中延长人类的痛苦”（《断头篇》）。在海子的诗歌中，“我”是最最不确定的，它有无限多个化身、无数多个形象，并且它们从一个角色到另外一个角色的转变是通过最简捷最迅速的方式达到的。在 1986 年写的《断头篇》的开头，他宣称“我是 0”、“我是一颗原始火球、炸开／宇宙诞生在我身上、我以爆炸的方式赞美我自己”，这令人想起郭沫若在世纪之初的激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但在短短的三年内，海子就释放了几乎是一个世纪的能量，走到了世纪末：“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其中“十个海子”和“这一个野蛮悲伤的海子”有什么关系？站在“你”对面的那个说话者又是谁？他们都只能看做是裂解出去的众多个海子。

3、触目可见的断肢残臂和支离破碎。以分裂作为源泉产生出来的“自我”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仿佛受一种虚无主义的力量的催动，从那些尚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得自己的身份位置的“自我”身上又要裂解出“新的‘我自己’”（《太阳·诗剧》），如此不停的推演，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巨大的“自我”实验室，这个实验常年所呈现的面貌是“血肉横飞、尸陈遍野”。它的主要的工作是解剖学的：“头”、“头颅”、“断头”、“头骨”、“头盖”、“鸟骨”、“腿骨”、“骨髓”、“爪子”、“人皮”、“内脏”、“肝脏”、“胃”、“尸体”等等。如果说海子的诗中挟带着一种暴力（他反复使用“斧子”、“刀”、“砍杀”、“刽子手”、“凶手”这样一类意象），那么、这种暴力不是针对他人的，而是针对他自身的：自我分裂也是一种自我撕裂，他在这种给予自身的暴力中——自我撕裂——成长着。”我越长越繁荣”（《太阳·诗剧》）。只有在这种自我分裂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海子的矛盾：天空和大地、天堂和地狱、黑暗与光明，彼此对立的两极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并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无限延伸开去。这种生长是断裂；

在黎明／在蜂鸟时光／在众神的沉默中／我像草原断裂（《土地》）；
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锯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太阳·诗剧》）；

荒凉大地承受着荒凉天空的雷霆 / 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 / 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 / 圣书下卷肮脏而欢乐 / 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 / 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木 / 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黎明》之一）。

在脱离了现实的约束和羁绊之后，个人如何在一个主观的想像的情境中发展，如何自我分离、分裂直到断裂，这就是海子给予人们所提供的另一原型。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诗歌中支离破碎的人和世界的图景，乃到支离破碎的文法、句法，的确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神话。

（崔卫平，作家。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066b010000li.html）

【拓展阅读】

九月

海子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以梦为马

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土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 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 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 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返回目录】](#)

【意】

6-5 林贤治：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所谓诗歌运动，从本来意义上说是诗歌内部的运动，虽然运动未必都很纯粹，但诗人无疑是其中的参与者，动力则来源于艺术观念的变化，至于影响，一般来说没有超出文学界。中国的诗歌运动，明显地属于政治运动，因此，规模也就大得多；但是，奇特的地方在于没有诗人参加，没有社团、主义和流派的冲突，却有诗歌的产生。不能说，这样的诗歌运动对诗人的写作没有影响，而主要的影响，则是社会性的。

五十年来，中国有过两次大型的诗歌运动：一次是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是诗歌，以暴风雪般的气势席卷天安门广场，成为运动的重要的标志。

“新民歌运动”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不同的行政区域按一定的定额指标进行动员、编写、收集和完成。运动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计划性、群众性，追求最大数量，称“百万诗歌运动”。对此，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文艺界的两大头领郭沫若和周扬——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大纛之下即已进行合作——合编了一种新民歌选本，名为《红旗歌谣》，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跃进歌声飞满天，
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
农民只需半杆烟。

新民歌虽然数量惊人，主题却十分狭窄，色调也很单一。一部《红旗歌谣》全属颂歌，其中“党的颂歌”基本上是歌颂领袖个人的。《党是眼珠子》超出一般颂歌的范围，隐含语言的暴力：“党是眼珠子，/ 社是命根子，/ 破坏党和社，/ 小心脑瓜子。”《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通俗版，得到广泛的传播：“什么藤结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什么时代唱什么歌，/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领袖颂歌过分渲染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类乎传统臣民感戴“天王圣明”，明显宣扬恩赐观点，与《国际歌》反对救世主的观点是对立的。《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世间什么人最亲呢？/ 老话说：只有爹娘最亲。/ 哟，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呢？/ 爹娘怎能比得上毛主席亲呵！”《太阳照暖了草原》：“啊！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你就是我们心上的太阳。/ 把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了，/ 也忘不了母亲的奶汁；/ 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了，/ 也忘不了毛泽东的恩情。”《公社好比一只船》：“公社好比一只船，/ 东风鼓起船上帆，/ 舵手是咱毛主席，/ 赶船的人六万万。”舵手的比喻后来变得家喻户晓，有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成了圣诗，在文革中是天天颂唱的。大部分的颂歌，展现工农兵的雄姿和大跃进的战果，如《干劲真是大》：“干劲真是大，/ 碰天天要破，/ 踩地地要塌，/ 海洋能驯服，/ 大海能搬家，/ 天塌社员补，/ 地裂社员纳，/ 党的好领导，/ 集体力量大。”《打铁汉》：“打铁汉，干得欢，/ 指标插翅向上翻，/ 革命热情红似火，/ 一天打出一座山。”其实，其中鼓吹的惟是藐视科学，违反自然，一味蛮干的愚昧与疯狂。《青烟直上九重霄》是歌唱大炼钢铁的：“炼铁炉，高又高，/ 青烟直上九重霄，/ 玉皇高叫受不住，/ 众神熏得眼泪抛。”《稻堆》是歌唱农业大丰收的：“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这种夸诞的手法的确极富诗意，却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号召，以及嚣张一时的浮夸风正相呼应。《拒马河，靠山坡》：“拒马河，靠山坡，/ 弯弯曲曲绕村过；/ 河里流得金银水，/ 人们过得好生活。”《天上怎能比人间》：“人间掀起大跃进，/ 天上怎能比人间！”《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一种兵营式的生活，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代日常生活的生活，一种供给制半供给制的生活，缺衣少粮的生活，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生活，在新民歌里，却被美化成为天堂般的生活了！

新民歌的所谓“新”，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制造的，而非创造的，有一个先验的结构；三在格式音韵方面，基本沿袭了过去民歌中的五七言体，隔行押韵，但也时有突破，不守旧制，理由并非出于形式上的革新或解放，倒是因为思想表达和宣传的需要，故而口号化了。新民歌不同旧民歌，它们无需经过内心的酝酿，是非心灵化的产物。

如果要寻绎新民歌的源头，可以上溯二十年代井冈山等“老区”的“革命民歌”，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是，革命民歌是自发的，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原始愿望，虽然歌唱的是“革命”的内容，却并没有将革命仪式化。将民歌作目的论式的处理，严格说来，是在延安整风，尤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中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对通俗文化以及普及工作的提倡，对民间——传统的精神形式的崇尚，把文艺和文化问题政治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新民歌与延安文艺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在两个时段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某种文化偏见，最后怎样发展成为现代迷信。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中指出，一定社会集团的无上权力，是通过两种途径表现的：一是直接的统治，二是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行中央集权和等级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威主义。人民公社试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将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打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产物，是心造的幻影、反面乌托邦。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美国的民主精神是由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培育出来的，同时表明，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公社从内部结构来说是反自治的，反民主的，其中“人民”的概念实际上被抽空了，惟余“公社”这个有如奥威尔描述的大玻璃房的毫无遮蔽的空间。在这里，只有权威的声音，从高层直达基层；基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回声，由于思想的直接灌输所造成的零距离，结果与原来的声音相叠合，使之变得更宏大了。所以说，“新民歌”并非民歌，表达的并非民情，而是权威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独家制造的精神兴奋剂；而现实主义加上“革命”的限制，已不复反映现实，所谓“相结合”只是借后者完成对前者的改造而已。《哈姆雷特》台词：“使动作与台词同步，说到做到。”由是我们看到，从现实世界到新民歌世界，到处充斥着非理性、昏乱、疯狂。“革命浪漫主义”从此独步天下。

文艺从“为工农兵而创作”发展到工农兵成为创作主体，这就是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它是唯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吸附了当代几乎所有诗人的注意力。新民歌成为写作的一种范式，受到茅盾、老舍、萧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一致吹嘘，郭沫若带头仿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 1958 年 9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讴歌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 / 又传中稻四万三 / 繁昌不愧是繁昌 / 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一周，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 / 超过繁昌四万三 / 长江后浪推前浪 / 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田间、李季、阮章竞等等，都纷纷赶赴农村人民公社或工厂油田中去，练习用新民歌体写诗。接着，《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提出学习新民歌，“开一代诗风”的要求。像艾青一样的自由诗，所谓“洋腔洋调”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土生土长的工农诗人，则像“揠苗助长”的寓言说的那样，在一个早上被大量培植出

来。对于泯灭诗人的个性和才能来说，新民歌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一种工具性条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夷平运动，取消主义运动。在运动中，诗人不是精神环境的批判者和革新者，而是一样的废料制造者；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环境的牺牲者。

关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说：“很遗憾，只是没有诗人。”当时的诗歌流派和作品其实颇不少，大约在他看来，以独立的个性同环境相抗衡，而忠实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却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后继者布罗茨基有这样总结性的话：“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面对“三面红旗”的废墟，毛泽东无暇驻足，而决心抛离他的战友，继续策马前进。1966年，他断然宣告：“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一面牢牢掌握军队，一面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从批判一出历史戏入手，向侧翼发起进攻。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由毛泽东的精心设计，确实带有作为一位天才战略家的鲜明的个人印记：一，发动“红卫兵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二，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三，以文化蚕食政治，复以政治吞并文化；四，发掘传统文化，讲究战略战术，包括帝王权术如“清君侧”之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代红卫兵，喂狼奶长大的单纯、褊狭、粗暴的青少年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一律穿戴绿军装，紧跟“最高统帅”闹革命，任务是“誓死捍卫”，武器是“小红书”，口号是“造反有理”，斗争目标是“走资派”、“反动权威”、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频频挥手，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意气风发，到处串联，兵团林立，从文斗到武斗，挟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再度大手一挥，上千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向历史的角落。宣传队进驻大学，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重建党组织。至此，无序的状态于是结束。是年12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至1970年底，共约5400万青年远赴农村，或辽远的边区。当年，这群年轻的哥伦布为梦想所召引，寻找革命的“新大陆”，结果被遣散到一块又一块孤离而贫瘠的土地上去，过起“流放者”的生活。

大约人类社会也同物理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共同的“场”，或是相当于声学的共振现象那样，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出现类同的事件，彼此孤离，或互相影响。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的发生，而主角都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初在美国，1968年在墨西哥、巴黎、伦敦、布拉格、西柏林等地都有大学生闹事，尤以巴黎的“五月风暴”为著名，引发近千万工人大罢工，许多知识界的名流也都卷入其中，影响至为深远。曼海姆把这一代青年称为“六十年代人”，这种同代性，把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

连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在这些同为行动主义者的具有共同反对性身份的青年身上，毕竟显示出很不相同的色彩。就拿美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同红卫兵运动做比较，前者发生于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又称为“民主社会”；后者则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或半工业社会，一个对资产阶级继续实行专政的国家。欧美学生的运动是自发的，是基于个人信仰之上的自主、自治、自决的耦合体；红卫兵运动是策动的产物，反对小权威而服从大权威，是组织紧密的集体，行动一致的一头怪兽。无所谓个人信仰，连信仰也是公共的，所以容易采取统一性行动，被利用为夺权的工具。欧美学生是反体制的，反政府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反对任何权威的；红卫兵运动则被引导到反个人、反路线上面，根本不触犯体制。巴黎“五月风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但本质上是西方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学生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实现民主理想，维护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美国两大学生团体之一 SDS 还直接关注生活的质量，《休伦港宣言》即包含了一些超越政治的内容，而关于生活质量和文化方面的条款则包括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与现行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及对新形式的个人关系的期望。在法国，“五月风暴”前夕，巴黎学生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在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中写道：“在一个奶蜜的世界里，1968 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unhomme total）。”红卫兵运动根本不存在这些内容，整个运动是反人道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年青人醉心于运动本身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也不屑于可以导致“和平演变”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在当时，“穷过渡”理论的宣传是颇为深入的。由于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变异，欧美学生运动明显地有助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危机，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经济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将运动称之为“文化解放”。相反，中国的运动则导致更大限度的文化封闭、专制和虐杀。

当红卫兵运动行将消亡之时，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几年之后，继而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借此消除异端。1971 年，林彪摔死温都尔汗，政局为一个后来被号称为“四人帮”的政治集团所左右。此时，不但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政治禁锢尤为严酷。死于自杀的情况，多发生在运动早期，滥杀在中期，像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延至后期，甚至在 1976 年以后被合法杀害的，于此可见政治高压之一斑。文革十年，精神生活贫乏至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总理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如此政局的支配下，只能成为泡影。

1968 年以后，红卫兵一变而为“知青”，从波峰顿然陷落谷底，由一个运动的加害人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受害人，叱咤风云的行动者成为无所作为的守望者。命运的巨大落差将严峻的思考，深深楔入一代人的年轮，后来的研究者以代性为他们命名，就叫“68 年人”。以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由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引进现代文化知识和都市文明，对于改造社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置；而对于青年一代了解乡土中国，或从历练人生的角度来说，也都不无好处的罢？问题是，行动本身带有一种强迫、驱逐的性质，而非上世纪初五四

新青年的“到民间去”那样一种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移民”，知青普遍存在一种受挫感和屈辱感；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靠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此外，女知青遭到人兽的蹂躏已非个别的现象。在红卫兵时代，他们获得两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尤其关注上层的变动；二是造反意识，即对强势者的反抗。当岁月迁流，激情沉淀为理性，他们容易把自身作为“知青”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同底层社会联系起来，寻找共同的出路。

1976 年，周恩来去世。这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焦虑和不满，就像地下久积的岩浆一样突然爆发了。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 1 月 8 日一直延绵至 4 月 5 日清明节。是日，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贴满了悼文、挽联和诗歌。清晨，广场聚集了近一万人，朗诵悼文，传抄诗词，群情汹涌，终至引发同官方的直接冲突。晚上 6 时半，北京市长宣布清场，几小时后，出动大批民兵、武警和军人，手持木棍，殴打拘捕群众。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称“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这次事件的主体是青年造反者，老红卫兵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成了反抗的英雄。

天安门诗歌是一个共鸣器，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有一个突出的声音就是抗议，愤懑多于哀思。如：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一首，在当时一样被当做“反面教员”而广为人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讽刺和诅咒“红都女皇”江青及其死党的，如：

某女人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话说，这是“反抗挑战之声”，而非“顺世和乐之音”。建国之后的诗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异类。这些诗在广场产生带有象征的意义，表达了自五四以来遗落已久的“广场意识”，在这里则是觉醒的公民意识。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它以主体性、诚实性、反叛性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波兰知识分子冈布罗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在这个虚幻的王国里能听到真实的声音！不——你听到的不是十五年前的陈词滥调，就是翻来覆去的歌曲。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黑和白，善和恶，像根闷棍一样敲不响道德的声音。如果不带着恐怖，如果你没有感到那引人怜悯的颤抖，歌声似乎堂皇得很……无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未曾坦白的，被堵住嘴巴的喑哑。”看看文革期间令人恶心的诸如“诗报告”、“小靳庄诗歌”之类，可知中国的情形，并不比冈布罗维奇所描述的更好一些。然而，这种缺乏坦率和真诚的沉闷而荒凉的局面，竟被天安门前的群众的声音打破了！著名诗歌民刊《今天》发刊词把“四五运动”当作它的先声，可见天安门诗歌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影响。这是一种新型的写作。正是这些反抗的诗篇，成为主流诗歌向非主流诗歌过渡，非主流诗歌转变为主流诗歌的转捩点。

事件的参与者一直留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是致命的局限。他们的行动，只是给磨盘里注水，目的是通过润滑以减轻压力，促进运转，免于停顿，却从来不曾考虑磨盘本身是否老旧，是否需要弃置和更新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反抗激情的时候，常常使用体制内的语言，如：“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您紧跟毛主席，/ 我们一定紧跟您。/ 让您放心，让毛主席满意”；“碑前斗胆愚自问，/ ‘谁是真正走资派？’”；“呵，你的精神传天下，/ 革命种子要发芽！/ 团结，战斗，/ 反帝、反修、反霸！”像“反修”、“赫氏”这些字眼是重复使用的，作为符号，自有特定的意涵，但是毕竟留下“红色年代”的鲜明烙印。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是政治宣传工作与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结合，虽然“红海洋”已经退潮，而英雄崇拜的情结犹在，只不过对象有所转移罢了。天安门诗歌称颂周恩来“一贯正确”，表示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您”，“永远捍卫周总理，拼一死，祭英灵”。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中将周恩来喻作“忠臣”，传播的是君臣、忠奸、名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显得十分陈腐。如：“您身居要职甘为副，/ 辅佐领袖建功劳”；“纷然乱世忠臣陨，总理一去不复回；”“封棺已定论，/ 功高盖群臣”；“卧龙尽瘁焉同语，立党开国大功臣”；“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李斯求苟安，/ 张良离大汉，/ 关羽骄横死，/ 韩信封侯篡。/ 唯您活着学到老，鞠躬尽瘁呕心肝。”对于江青一流，则极尽辱骂之能事，称作“白骨精”、“小贱人”、“贼”和“妖”，又比作历史上的“妲己”、“吕后”、“武则天”，袭用古时候关于“女人误国”、“祸水”

的论调，声言“野鸡想占凤凰巢，塌拉破鞋卖膏药”；“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还有“试剥秦桧皮”等等——表现了十足的语言暴力。这种斯巴达式的语言，同红卫兵语言，乃至阶级斗争的官方用语是有联系的。作为一次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狂欢节般的造反气氛中，表达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勃洛克在论及群众与个人的冲突时，曾经这样慨叹：“所谓的群众，从来就未被伟大的人文主义打动过。”至少，中国的群众，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比俄国更糟，连知识分子也不曾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反复申述的有两点：一是奴隶性，一是流氓性。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把语言和文风同流氓习气联系起来，而视作“封建的”遗产。

在署名“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歌的最早版本）的选目来看，自由诗只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填词及七言诗的占多数，此外还有四言诗和五言诗。语言即思维。这种多少有点近于复古的现象表明，自由是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个人感受，奴隶惯性将继续起作用，自由的语言形式随之变得多余。

大跃进的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同样产生于群众性运动，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地方。新民歌是组织起来的，天安门诗歌是无组织的，一轰而起的，却一样有着卡里斯马的阴影。在新民歌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乐天的，是创世纪般的；而天安门诗歌则有点近似于末世论，调子是悲愤的，但都是一例的英雄主义。新民歌旨在宣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一；天安门诗歌是反潮流的，却又始终无法避开正统观念的影响。新民歌大体五七言，天安门诗歌的基本成分是旧体诗词，也多属五七言，这种规整的方块构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形式”，民粹主义的理想载体。一个古老帝国的遗产，前后为两个诗歌运动所承袭，运动中最革命的语汇，也无法将它冲洗干净，甚至连这些语汇也都是风化的碎片，是遗产中粗糙的沙石。两次诗歌运动都以“人民”命名，“人民”这个字眼，一直使我们感到真实可靠。茨维塔耶娃这样说到诗歌的永恒性：“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除外。”但是，如果实际上未曾发生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而在宪政方面又缺乏社会契约，人民只是一个假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群众不等于人民，群众是盲目的，随机的，作为一个实体，它的行动常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的意志。而人民不同，人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联合体，它的存在是隐形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个人。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它具有主权，有足够的理据和力量对抗国家。人民主权体现了无数自由个体的共同意志。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主义，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灵魂。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真正的诗歌，必将随同伟大的裂变一起来临！

（林贤治，诗人，学者。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2012/04/林贤治：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拓展阅读】

对话

崔卫平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返回目录】](#)

6-6 廖伟棠：把诗歌还给政治

“在过去几十年的简易现代主义诗歌观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诗歌是应该远离政治、和政治无关的风花雪月，诗人也自觉避嫌不写政治，认为政治之肮脏与诗歌之美不相容。但是他们片面的理解了政治，政治的本来含义除了政府、政党对社会的管治之外，还包含有人民对自身社会的参与和治理，诗人作为人中一员，又岂能视而不见独‘善’其身？”



“把街头还给戈达尔，把诗歌还给政治。”是我 2006 年写的一首诗《巴黎暴动歌谣》里的句子，我故意矫枉过正，所以才有这么极端的说法。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简易现代主义诗歌观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诗歌是应该远离政治、和政治无关的风花雪月，诗人也自觉避嫌不写政治，认为政治之肮脏与诗歌之美不兼容。但是他们片面的理解了政治，政治的本来含义除了政府、政党对社会的管治之外，还包含有人民对自身社会的参与和治理，诗人作为人民中一员，又岂能视而不见独“善”其身？

诗歌的美难道就仅仅表现为风花雪月或内心之美吗？剧烈冲突的现代历史与政治正正造就出新的美感，也许是愤怒之美，也许是反思之美。是幸也是不幸，当代中国就给我们造就了这样的“机会”，比如说最沉重最不可逃避的六四，把多少人逼成悲天悯人的诗人，又把多少诗人逼回到一个人的基本状态：痛、爱、恨、怒，但优秀的诗人最终仍将凝聚、弥合这些经验，使它成为全新的言说。今年六四祭日前夕出版的《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香港六四诗选》（下简称六四诗选）就是这样的结晶。

诚如某诗人所言，为六四写诗是以墨水来捍卫记忆，同时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不同的意义，每个写过、读过六四诗歌的人，都从新认识了诗，它仍可以群、可以兴、可以怨，就如《诗经》中诗的本义。而这本六四诗选明显比此前的六四文学选集更强大的原因也来自于此：它以贴身的热度重新演绎了群、兴、怨，它联系了此时此地的香港民众与彼时彼地的北京民众，又呈现了诗人个体情感与中国人集体情感、甚至不甘于暴政的人类共同情感的互相激荡，最后直面鲜血诉说历史深层中的绝望与希望，是为怨刺的最高层面，诗亦为利器也。

古人所谓“哀感顽艳”：伤感打动了平凡以及特异的人。此语既可用于评定一首诗的力量，亦可评定一件公共事件、政治事件的力量，即使这力量来自悲哀。六四如此，当中多少未释怀，以及未厘清的千丝万缕细节与大义，因此书写六四，亦必须有同样的大力量及细致心。

六四诗选里的诗人们不负历史之重负所托，率先用他们最自我的笔墨写下了对于最公共的记忆之反应，继而重建记忆，甚至打捞记忆的意义：假如绝望的事情已经发生，幸存者如何追问这绝望当中包含的希望？诗歌不是在维园喊口号，希望也不是呼之便出，但诗人选择面对每个人的精神的自由、文字的独立，那已经是在践行六四精神的一大步。

这本六四诗选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香港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当下、日常性。毫无疑问，六四已经成为香港人最大的“情感包袱”，但这个包袱我们绝对不想轻易卸下，香港式文学书写的日常性恰恰突出了六四之于香港之无处不在，六四以及此后二十余年各种事件在香港所掀起的波澜，亦使得香港相对于大陆和台湾，更有一个把政治内化于坐言起行的环境，诗歌就以它的细腻与丰富，促进了这种内化。

这种政治的人民内化，不同于极权社会的生活泛政治化。上个月台湾修订重出的《辛波丝卡诗选》正好展示了诗歌把后者纠正为前者的柔力，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波丝卡，大半生在波兰极权统治中度过，她的诗从最早必须自我审查而出版的违心颂歌，到必然的逆反暗讽，最后成熟为针对日常细节片段去书写寓言式哲理诗歌，经历过一番平静中见微澜的明悟，她带有东欧人民苦中作乐的狡黠一笑成为其诗的魅力。正如她的名言：“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不写诗的荒谬是极权政治中现实不得已的荒谬，它反对幽默，就像米兰昆德拉所揭示的，“反对幽默”本身就是极权的特征。辛波丝卡和一般现代派诗人最大的不同，正是她的幽默感，决绝的崇高与孤僻都容易被独裁者利用，希特勒利用海德格尔和墨索里尼利用庞德大致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民主不适合诗歌，但辛波丝卡就证明了诗歌的民主亦有其浓郁诗意，用的就是她的幽默感，和同步而来的奇思妙想。她证明了：日常生活隐含的政治的正面能量，完全可以抵抗所谓从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负能量。

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也是来自东欧，罗马尼亚，她不但写诗更写非常诗化的小说，除了实验诗集《托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我更愿意定义她的早期短篇小说集《低地》为散文诗集。这个被视为彪悍冷峻的女作家，谁也想不到她的诗和诗化小说如此婉曲细致、游走于高度敏感的语言和纷飞的意象之间。极权社会的童年记忆当然挥之不去，但诗的力量把它们转化为一把主动出击的手术刀：它割开创口的目的是为了治疗。

换之于我们的国度，创口甚至还没有被触碰到，没有消毒没有清理没有验伤，更何况治疗。也许目前只有更猛烈的诗歌适合此时此地，比如说198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南非索因卡的《狱中诗抄》以及南非左翼诗人彼得·霍恩的诗，后者生猛活泼多变，具有应付资本与极权共谋的时代的充沛能量，说不定他就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廖伟棠，诗人。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4/廖伟棠：把诗歌还给政治>）

【拓展阅读】

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辛波丝卡

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误谬之处，我向必然致歉。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已有而生气。
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
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
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
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

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
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
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
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匙水。
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
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
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真理啊，不要太留意我。
尊严啊，请对我宽大为怀。
存在的奥秘啊，请包容我扯落了你衣裾的缝线。
灵魂啊，别谴责我偶尔才保有你。

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
我为自己无法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碍。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陈黎、张芬龄 译）

结束与开始

辛波丝卡

每次战争过后
总得有人处理善后。
毕竟事物是不会
自己收拾自己的。

总得有人把瓦砾
铲到路边，
好让满载尸体的货车
顺利通过。

总得有人跋涉过
泥沼和灰烬，穿过沙发的弹簧，
玻璃碎片，
血迹斑斑的破布。

总得有人拖动柱子
去撑住围墙，
总得有人将窗户装上玻璃，
将大门嵌入门框内。

并不上镜头，
这得花上好几年。
所有的相机都到
别的战场去了。

桥梁需要重建，
火车站也是一样。
衬衣袖子一卷再卷，
都卷碎了。

有人，手持扫帚，
还记得怎么一回事，
另外有人倾耳聆听，点点
他那未被击碎的头。
但另一些人一定匆匆走过，
觉得那一切
有点令人厌烦。

有时候仍得有人
自树丛底下
挖出生锈的议题
然后将之拖到垃圾场。

了解
历史真相的人
得让路给
不甚了解的人。
以及所知更少的人。
最后是那些简直一无所知的人。

总得有人躺在那里——
那掩盖过
因和果的草堆里——
嘴巴含着草叶，
望着云朵发愣。

（陈黎、张芬龄 译）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皮革下脚料制作工业明胶事件

自称是中国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的孙忠实表示，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他认为不应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不过孙忠实随后被曝光曾参与修正药业的营销活动，卫生部也否认他是该部专家。

新闻：<http://fmn.cc/lAHxQd>
<http://fmn.cc/lmzicZ>

皮革制作工业明胶一事被曝光后，中国警方发现在河北、浙江、江西、山东等多地，存在不法厂商以工业废弃物来制作药用胶囊的事件，目前已依法逮捕 9 名嫌犯，查封非法生产线 80 条，总计查扣了 7700 万颗毒胶囊。

新闻：<http://fmn.cc/lpHyqW>

4 月 24 日，有网友爆料称，利用铬鞣皮废料酶法制备食用明胶的工艺方法早在 1991 年就申请了专利，专利称明胶收率高于 50%，到现在已经整整 21 年。而且媒体还发现，中国食用明胶铬含量标准近 20 年未变。

新闻：<http://fmn.cc/lmyXD2>

日前，广发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低劣品质的明胶或者利用废弃皮革生产的明胶流入医用或食用市场的，高达 1.6 万吨。依据是，国内生产用于食用和医用的明胶产量达到 2.2 万吨，而下游需求量却达到 3.8 万吨，供需存在 1.6 万吨的缺口。

新闻：<http://fmn.cc/HXo6kl>

央视曝光毒胶囊的存在后，河南郑州沟渠内发现大量被弃空胶囊壳，将沟渠染成了彩虹色，郑州称本地无胶囊壳生产厂家，不过现场打捞胶囊壳过程中发现了浙江新昌胶囊公司销售员名片和火车票。

新闻：<http://fmn.cc/l7tlgB>

食品安全

上周，一网友在微博上称在家乐福超市买给孩子吃的鳕鱼实际是油鱼，而这种鱼因为含有蜡质和较多的脂肪，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腹泻。央视随后报道称，目前国内市

场所出售银鳕鱼、龙鳕鱼和水鳕鱼都是油鱼。真正的**鳕鱼**脂肪含量在 5%以下，上述油鱼体内的脂肪含量都高达 18%至 21%。

新闻：<http://fmn.cc/JjOZ4m>

4 月 20 日上午 7 时许，云南**泸西县**中枢镇阿勒小学学生用过早餐后，开始有学生出现头痛、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截至中午共有 126 名学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云南自 3 月实行营养餐计划后，连发多起食物中毒事件，

新闻：<http://fmn.cc/l3cwEV>

无独有偶 4 月 23 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顺河乡顺河中学约 40 名学生午饭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其中 22 人症状较为明显。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的学生随即被送往当地医院，经过紧急治疗，学生没有生命危险。

新闻：<http://fmn.cc/lcnb4n>

4 月 21 日，央视报道称，云南有 32 万学生加入了国家营养餐计划，不过 4 月初发生了 300 小学生吃营养餐食物中毒的情况，节目中学生称不吃馊饭会被罚款 10 元，即使豌豆已经发臭孩子们还是吃了下去。

新闻：<http://fmn.cc/lcGYyi>

广东省工商局通报有部分食品被检出阪崎肠杆菌不合格。包括“摇篮牌”钙维健婴儿配方奶粉、“太子乐牌”金 100 益生菌婴儿配方奶粉。据称阪崎肠杆菌主要是对婴儿、尤其是对发育不良、免疫功能差的婴幼儿能引起严重的新生儿脑膜炎、小肠结肠炎和败血症，并可能引起后遗症和死亡。

新闻：<http://fmn.cc/JQN1Wy>

4 月 24 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一份调查显示，“立顿”的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袋泡茶，均含有被国家禁止在茶叶上使用的高毒农药灭多威。这些农药被证明可能影响男性生育能力和胎儿健康。联合利华随后发声明称自己的产品均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新闻：<http://cn.fmnnow.com/?p=4937>

中央电视台 24 日夜间的一期节目又曝光了食品行业中**蜜饯**生产的内幕，厂家乱加漂白剂和防腐剂，原料与垃圾为伍，还晾晒在露天情况下被灰尘污染。产品还流入家乐福、来伊份等知名企业，而蜜饯生产地的人们都是不吃这些产品的。

新闻：<http://fmn.cc/lcqqkS>

薄熙来事件

新华社 4 月 1 日发布了英文报道，海伍德案引起外界的关注，对于英籍商人被**重庆**高官之妻杀害一事，重庆警方表示，将更好的保护来渝经商、学习和旅游的外国人的安全。

新闻：<http://fmn.cc/JAQRfK>

4 月 21 日，**大连实德**集团再次就媒体报道其启动破产程序等新闻发表声明，称这些报道对实德造成了重大损失，实德认为这些报道会导致恶性事件发生，影响社会和谐。这也是短短一周内，实德发布的第二份声明。自 3 月 14 日起其董事长徐明就同外界失联至今。

新闻：<http://fmn.cc/lcrcFY>

江泽民 4 月 17 日现身**北京**会晤星巴克高层，虽然官方没有报道这一事件，消息来自另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不过还是引起了外界猜测。还有媒体称官方扩大了对薄熙来的调查。

新闻：<http://fmn.cc/JPE5AL>

香港媒体 4 月 23 日称，有消息人士表示，有关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族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的消息，中国政府目前正由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该媒体还指出，这个小组还会调查有关于“政变计划”相关报道的消息来源。

新闻：<http://fmn.cc/lqpnBE>

当地时间周二，**薄瓜瓜**在哈佛大学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称对其家庭近期发生的事件十分关注，但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发表评论。声明中称他在国外留学的花费来自奖学金和他母亲从事律师工作和写作所得的积蓄，薄瓜瓜还称未在中国或海外参与任何商业公司的活动，还提到从未开过法拉利，也从未到访过美国驻华大使馆。

新闻：<http://fmn.cc/l0lr9Q>
<http://fmn.cc/lEx8DV>

薄熙来曾一手将**重庆卫视**打造成“红色卫视”，他被免职后，4 月 21 日，重庆卫视表示年内将进行改版，明年会进行商业广告招商。走节目年轻化的道路，重新考量收视率。有关曾取消商业广告的做法的问题，台长称确有来自舆论和财务、发展上带来的压力。

新闻：<http://fmn.cc/lYgg8i>

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被指化名为李学明，并担任**光大国际**副主席，此前光国称一周后可知其身份，4 月 24 日，李学明发表辞呈，称为“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道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

新闻：<http://fmn.cc/l2pO4r>

南海

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仍在持续，据悉，中国派出了其最先进的渔政船，并于 4 月 20 日抵达了**南海黄岩岛**海域，重点工作是保护在该海域正常生产作业的中国渔船渔民的安全。不过渔政 310 船和中国海监 84 船已在 22 日下午离开黄岩岛海域，中国称正努力缓解事态。

新闻：<http://fmn.cc/l3eTaP>
<http://fmn.cc/JPXDF7>

海南副省长谭力 24 日在该省的旅游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开通西沙旅游。谭力称“今年西沙旅游必须开通”，而且各有关方面都是按照这个倒计时安排工作。此前虽有相关报道，但是国家旅游局否认有这一计划。

新闻：<http://fmn.cc/JovMwo>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表示，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这也是中国军方高层首度就黄岩岛对峙表态。梁光烈还称，“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做一些有利于亚太地区繁荣稳定发展的工作。”同时菲律宾也增派的一些船只到黄岩岛海域。

新闻：<http://fmn.cc/Jow3zp>

对于同中国在南海黄岩岛问题上的摩擦，**菲律宾**外交部宣布确定正式邀请中国到国际海洋法法庭打官司，以确定这一海域的正式归属权。

新闻：<http://fmn.cc/lfdKAf>

中国司法

引起舆论呼吁“免死”的**吴英案**在 4 月 20 日迎来了一个转折，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作为家属，吴英父亲不认可最高法对吴英案复核结果，他表示将继续为吴英做无罪辩护。

新闻：<http://fmn.cc/l37yrT>
<http://fmn.cc/HS9Lpz>

虽然深圳唯冠同苹果关于 **iPad** 商标权案尚未宣判，不过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付双建，在国务院新闻办 2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中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目前深圳唯冠仍然是 iPad 商标的合法注册人。官员的这一表态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K4MVKf>

4 月 24 日，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受贿案开庭审理时，谢当庭否认一切指控，并称在羁押期间遭遇刑讯逼供，包括脱衣服、被浇水甚至电击，而且其家人也被扣留，如果不认罪，家人就不会被放走。媒体更刊登了一份申诉信，其中描述了谢被刑讯逼供的过程。

新闻：<http://fmn.cc/KbBgtd>

谢亚龙的供述引起了舆论的关注，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中国足球假、赌、黑”专案组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否认刑讯逼供，称“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金晓光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新闻：<http://fmn.cc/KbD5pX>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4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监狱法实施和监狱工作情况时透露，全国共有监狱681所，在职监狱人民警察30万名，押犯164万人。

新闻：<http://fmn.cc/la9gMf>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对于引起中港纷争的“双非”孕妇赴港产子问题，香港特区食物及卫生局长周一岳4月25日正式宣布，公立医院明年停收“双非”(夫妇皆非港人)孕妇，全力应付本地孕妇的需要，而私家医院亦已决定明年不收“双非”孕妇。

新闻：<http://fmn.cc/lctlw2>

台湾总统府4月20日发表首份《国家人权报告》，马英九总统强调，除了台湾的人权外，他也始终关切中国的人权现况，但当媒体询及是否要将人权议题纳入两岸协商？马英九表示，还需斟酌。但他也指出，如果两岸协商时遇到人权问题，政府一定会站在保障人权立场那端与对岸沟通。

新闻：<http://fmn.cc/l40z1X>

4月19日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公布了《2012年中国环境绿皮书》。其中包含了中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以及2011年中国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而多个大型城市的排名都不尽如人意。

新闻：<http://fmn.cc/HXfEEF>

审计署4月20日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2011年度跟踪审计结果，报告中称在重建工作中存在不少违规招标和建设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完成投资额不准确、多计工程款等问题，而建设超标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意味着政府又在建造豪华办公楼。

新闻：<http://fmn.cc/HYMnrC>

据民意调查机构GALLUP4月20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有13%的成年人，也即超过6.4亿人有移民的一项，这些人中还有约1.5亿人想要移民美国，而引起中国民众关注的是，调查称有2200万中国人想移民到美国，这一数据居全球第一。

新闻：<http://fmn.cc/ljksE3>

近日中国教育部发函批准了广东省南方科技大学建校的申请，南方科技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该省统筹安排解决，全校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 8000 人。

新闻：<http://fmn.cc/Jow6v3>

4 月 18 日青岛市园林部门称种树实际花费 16 亿元，还会保证 95% 的成活率。4 月 24 日，青岛市一夜大风天气过后，25 日一早，市民们发现，被密植在人行道上的树苗倒了一地，挡在便道和马路上，影响了出行，因此对政府的“保证”再次表示了质疑。

新闻：<http://cn.fmnnnow.com/?p=4972>

近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负责人分别表态，称会“坚决贯彻落实有关部门治理网络谣言的部署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网络谣言传播。”

新闻：<http://fmn.cc/la9cvV>

4 月 11 日，英国《自然》杂志发文称中国干细胞治疗存在混乱，据悉今年 1 月，中国卫生部下令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临床项目，然而 3 个月过后，中国不少医疗机构仍旧有令不行，海量吸金。身世复杂的干细胞被注入“病急乱投医”的患者体内，患者花钱成为了实验的“小白鼠”。

新闻：<http://fmn.cc/la9IPY>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一五十一十周刊 57 期——四月，让我们来读诗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 <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 [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周刊新浪微博: [1510 周刊](http://weibo.com/n/1510) ([http://weibo.com/n/1510 周刊](http://weibo.com/n/1510))

论坛 Facebook: [「我在中国」\(Co-China\)論壇](http://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http://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论坛 Google+: [「我在中国」\(Co-China\)論壇](https://plus.google.com/u/0/102857877921497187856/posts) (<https://plus.google.com/u/0/102857877921497187856/posts>)

编辑: [宗洁](#)、黄隽咏

校订: 曾维琪

主编: [方可成](#)

版面设计: [豆弟](#)

配图: [潘雯怡](#)

技术支持: [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 [杜婷](#)

版权声明: 1510 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 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

